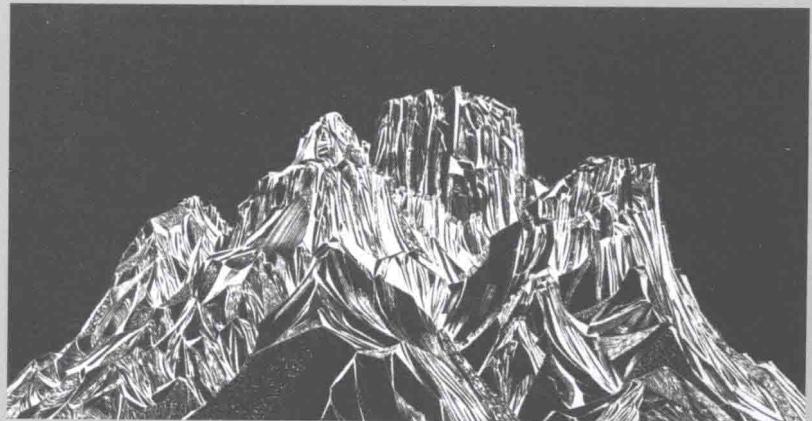


黄河谣文丛

主编 韩思中 马明高

圆梦



武跃征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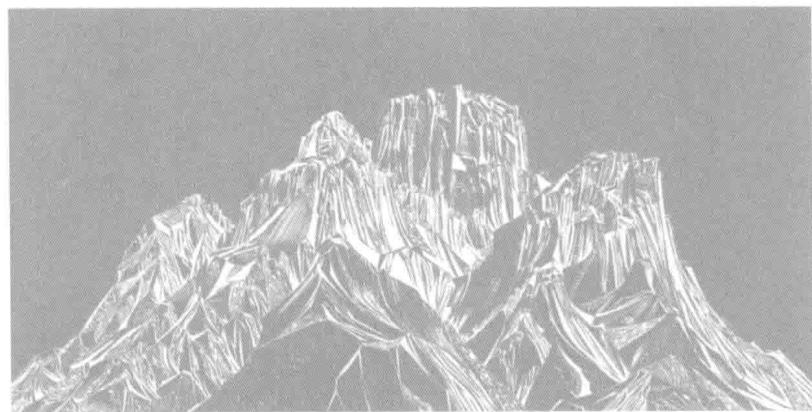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黄河谣文丛

主编 韩思中 马明高

圆 梦



武跃征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圆梦 / 武跃征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0

(黄河谣丛书 / 韩思中, 马明高主编)

ISBN 978-7-5378-4272-3

I. ①圆… II. ①武…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806 号

书 名:圆梦

著 者:武跃征

责任编辑:樊敏毓

封面设计:马一丁

封面木刻:冷冰川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http://www.bwyw.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总 字 数:2018 千字

总 印 张:129.75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272-3

总 定 价:298.00 元(共七册)

序：战争与人性 ——读《圆梦》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一起被遣返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共七千来名。我们这些人曾经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在战俘营里患难相扶，回国后又几十年风雨同舟，培育起我们之间异常深厚战友情、难友情。而且这种情谊还在我们的后代之间往下流传！

我曾经撰写并力争发表了《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我的朝鲜战争——一位志愿军战俘六十年的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等作品。它们着重追寻与记录的是志愿军战俘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殊经历与命运，较少着笔于描述我们的战友情、难友情。其实，正是这种深情厚谊支撑着我们度过那些极其艰辛危难的岁月，并在那些特殊境遇中展现了人性的耀眼光辉。我一直为我的作品在这方面写得不够感到遗憾。

最近，我读到了《圆梦》，感到高兴。它所着重描述的正好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之间的这种动人情谊。

本书作者武跃征，是我的亲密难友武腾海的大儿子。看着他这个笔名，我就想起他家开裂的土坯炕头和他那粗糙黝黑的脸庞。虽然他的外表跟他的内秀反差是

大了点,但在我众多的难友子侄中数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乃是因为他的坚强、勤奋、聪慧与侠义心肠。我常在内心庆幸:幸好文革结束得早些,我们七千难友的苦难结束得早些,改革开放来得早些,才让我们的子女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而且我们第二代的大多数确实成长得很优秀!

在《圆梦》的开篇“命运”一文里,我们读到了他们的童年、少年时代,怎么跟我们一起遭受磨难,而当他们真正懂得我们是为了祖国出生入死、受苦受难之后,他们在深感委屈的同时更为自己的父亲的生命选择感到自豪!这确实给了我莫大欣慰:中华民族那种忠诚祖国、热爱人民、勇于奉献、不畏牺牲的基因是由我们遗传给他们了。

《圆梦》里的“昌运何时开”,是我最早读到也是我最受感动的一篇。不只是他的文笔水平出乎我的意料,其感情之真挚更使我心动!作者的义父续公度是我们七千难友里受委屈、受磨难最为深重的一个。早在抗日战争中,他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中被组织上派去从事情报工作,不幸在银川被捕入狱。等到银川解放他出狱后赶往成都,他的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以及他的妻子儿女已经跟随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他没有赶去香港转台湾,而是留在大陆报考了西南军政大学,后分配到六十军一八〇师跟我同在五三八团。我们一起入朝、一起被俘。到了战俘营正是他去台湾跟妻子儿女会合的良机,但他却再次坚决选择了回归大陆。他在对敌斗争中异常顽强,也备受折磨,手臂都被叛徒打断。但在归国后却被怀疑为间谍遭到开除军籍、监督劳动的处理。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最后被遣返回到故乡山西灵石,孤独一生。1980年中央发布文件为我们平反昭雪,他却不进行申诉。直到1983年经我再三动员,来北京抱着我大哭一场,才随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落实了政策。2004年,香港凤凰卫视要来北京采访我。我说服他们先去采访续公度。正是武跃征带领我们在灵石大山深处找寻到他那孤独的窑洞。见到他住的那个只有一个五瓦的灯泡和一个小收音机陪伴他的空空荡荡的窑洞,大家都禁不住流泪了。就是那天,跃征伏在续公度的膝上请求他接受自己为义子。从那以后跃征经常去照顾老人,直到2011年元月将老人送别这个苦难的人世,跃征十分难得地尽到了一个儿子的孝道!重读“昌运何时开”,这一切再次沉重地撞击了我的心。

读《圆梦》的每一篇文章,都能感受到作者这个志愿军战俘儿子的心路历程。

2006年6月，我陪同一些难友和包括跃征在内的难友的儿女们以及两位出版界的朋友前往韩国，重访巨济岛、济州岛、釜山这些当年的战俘营遗址；大家还去了北汉江寻找当年我们落难之地。读到文集中那篇《韩国之旅》，又勾起我的许多回忆。我们曾经在济州岛一片面向太平洋的山坡上，对着万顷波涛遥祭半个世纪前牺牲在战俘营爱国斗争中的烈士们。想着烈士们的遗骸早已化成太平洋的苦水，而他们的英灵仍然飘落在异国他乡，我们心都碎了！读着这篇《韩国之旅》，在我眼前又出现了他们当时闪烁的泪光！

但愿今后人世间再也没有战争，没有战俘，也再不需要战俘的后代来写如此沉重的《圆梦》！

张泽石

2014年3月19日

目 录

序：战争与人性

——读《圆梦》	1
---------------	---

第一辑：九天昌运 沉思父辈

命运	3
昌运何日开	18
韩国之旅	34
我是七千名归国志士的儿子	39
好一个赤胆忠心的老人	44
父亲的那些陈年往事	49
远去的老兵	58

第二辑：耿耿星河 世相观察

走进台湾	67
堵车现象	78
官车行	80
诚信无敌	82
青春无悔	86

南方见闻	92
刘县长教子	95
朝鲜纪行	98

第三辑:跃马征程 个人记忆

真诚

——我的成长经历	107
水清木华清华园	124
七夕书怀	127
迟戴的红领巾	129
梅花·雪花·桃花	131
久违了,天河	134
几回赏月	136
清明节随笔	140
蚊帐趣谈	143
童年趣事	145
那个割猪菜的孩子	150
村夫切肉	154
春天里的那些鸟事	156
五个泥人儿	166
后记	183

第一辑：九天昌运 沉思父辈



命 运

一切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人们，终将做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大抗争。

——摘自张泽石伯伯《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

由于父亲在五十年前的朝鲜战场当过美国人的俘虏，就这样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决定了他这一家人的命运。

有时候，我在想：假如第五次战役中一八〇师不会被敌人包围……假如父亲他们突围成功；假如父亲不会被俘；假如在以后的战斗中再立几个特等功。按照当时的趋势，父亲才二十一岁，已是志愿军的班长，解放太原时的特等功臣并且领导已谈过话，五次战役下来就提升了排长。假如一切都不会出现意外，父亲肯定会由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步一步地升上去。那么，我们这些子女也肯定是高干子弟……

有时候，我在想：假如在 1952 年 4 月 8 日“甄别”时，父亲不是冒死冲出敌人的围攻跑到六〇二回国支队，而是苟且怕死选择了去台湾，那么凭着他的机灵与聪明肯定不会比那些近年来回大陆观光的“老板”干得逊色。

然而,假如总归是假如,现实毕竟是现实,父亲既不是高干,也不是台湾老板,我所面对着的父亲是一个历经苦难,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党员。

父亲武腾海出生于 1929 年 12 月,五岁失去母亲,是祖父又当爹又当妈把他这个独生子拉扯大,十五岁时祖父就给他成家了,母亲是邻村的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父亲十六岁那年就跟着本家的叔叔、当时八路军的村长武树牛上西山给八路军搞交通。我家所在的平川是敌占区,西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敌人对根据地实行封锁,山上的物资很紧缺,父亲他们趁天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把布匹送到西山根据地,再把山下的敌情报告给八路军。在西山根据地,父亲和当时文水县四区区长刘守仁在一个炕上住了一个多月,天天听刘区长讲革命道理,学习《土地法大纲》,后采回到村里搞地下活动。

1947 年,阎匪在各村成立民卫军,父亲被强迫编入了民卫军。在民卫军混了几个月,他利用民卫军的身份掩护过我地下党员武茂生等人。1948 年晋中平川解放时,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 年太原解放时,父亲报名参加了突击队,参战前他把自己的棺材都订好了。在攻打阎锡山的老巢督军府时,派上去的爆破手被敌人的火力打倒了,父亲带着的突击组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杀红了眼的父亲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从倒下的战友手中接过炸药包,机智地躲开了敌人机枪的扫射,迅速向敌人的暗堡扑去。着了慌的敌人扔出了手榴弹,父亲把地下冒着烟的手榴弹又给敌人扔了回去,他很快逼近了敌人的火力点,拉响了炸药包,“轰隆”一声巨响,督军府的门被炸开一个缺口,敌人的机枪飞上了天,李清河排长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北墙根下的战友们一跃而起,呐喊着冲了上去。父亲从地上爬起来时,发现裤子被炸破了,臀部也被炸掉了一块肉,但他顾不上疼痛,带着他的突击组冲在最前边。冲进炸开的大门口时,突击组的小战士、年仅十六岁的小于(河北人)被从督军府院内射来的燃烧弹击中,身上背着的手榴弹被引爆,小于就这样倒下了。“为小于报仇!”父亲他们高呼着,踏着小于的血迹,冲进了督军府大院,在南屋的地下室活捉了二百来名俘虏,其中有敌人的高级将领(孙楚、王靖国),他们手中拿着金条和手表,一股劲地喊着:“饶命,饶命!”父亲他们把这些俘虏交给了卫福善指导员后,又朝里边冲去。就这样,父亲所在的五三九团一营一连一班,全班集体立了大功。父亲武腾海个人荣立特等战功,五三九团还给我们家寄回了父亲的立功



立功喜报

喜报。

太原解放后，十八兵团在周士第和胡耀邦的率领下进军西南。1949年5月父亲由刘明、王平信介绍入党，并被提升为班长。1950年在四川剿匪时挂彩住院，他利用住院的时间刻苦学习文化，“记好”一次。出院后他回家探亲，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听说美帝国主义已打到鸭绿江边，战火已烧到家门口，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已参战了。父亲再也待不住了，不等假期期满他就急着要归队。那时妈妈刚刚生下姐姐不久，而我的祖父已六十高龄，独生子的父亲

在这个家是多么的重要啊。可是，他是军人，为了保家卫国，他只有再上战场了。临行时，妈妈抱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姐姐，扶着年迈的公公，把父亲送出村去。在村外的小桥边，妈妈拉着父亲的手说：“你放心去吧，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我会照顾好的，只希望你早日再把立功的喜报送回来。”刚毅的父亲眼里含着泪花，亲了一下可爱的女儿，便迈着坚定的步子出发了。

1951年3月，父亲他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每次战斗中父亲总是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当时父亲是六十军一八〇师五三九团一营一连



慰问茶缸

六班的班长。5月间第五次战役中,一八〇师被敌人包围在汉江附近的鹰峰山下,全师已经断粮七天,弹药也尽。他们组织了多次突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不能成功。父亲的老班长,一个安徽籍的老战友,打完太原曾和父亲到过我们家,就是在突围时牺牲的。父亲他们用手捧着土把他埋在了战场。还有他们的团政委韩启明(山西介休人)组织进行了几次突围后,他已身负重伤,身边只剩下了父亲他们十来个人,那一天(5月27日),天还没亮,下着小雨,他们从鹰峰山下撤到半山腰的一片小树林,韩政委忍着痛苦支撑着坐起来,摊开地图,打着手电看了又看,把仅剩下的一点被雨水淋湿的炒面分给周围的战友们,然后对警卫员说:“你们不要管我了,不然咱们大家都突不出去。”警卫说:“首长,我给你找卫生员去。”警卫员没走几步,听见身后一声枪响,首长自杀了。多好的首长啊,为了不拖累战友们,就这样壮烈牺牲了。突围不出去的父亲他们把枪支砸坏,躺倒在山沟里,爬都爬不动了。只能伸手吃一口能探着的树叶,草根,喝一口山沟里的血水(战友们的鲜血把山沟里的水都染红了),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后来就被搜山的美国兵俘虏了。

被俘后,敌人把他关进了七十二联队。在被难友们称作人间地狱的七十二联队,难友们受尽了折磨。惨无人道的敌人让他们冬穿短衣(破烂的战俘服),日食碗饭(小小的半碗带壳的麦饭和一勺菜汤),许多战友由于饥寒交迫倒下去了。特别是伤病员就更不要说了。有的战友就这样冻饿而死。为了生存,他们就利用做苦役给敌人卸轮船的机会偷东西。有一天他们卸完货往回走,有六七个人靠得特别紧,行动缓慢,狡猾的美国兵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走过去拨开人群一看,只见被围在中间的父亲身上带着许多罐头。美国兵把他带回去过了一场电刑,整了个死去活来。敌人还强迫他们在身上刺字,因为抵制刺字,父亲被李大安等败类拿棒子打得几天都爬不起来。败类们几个人把他按住强行刺字,他又叫又闹,这样字就没刺好,等敌人离开后,他就用嘴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刺上的字吸了个干净。父亲他们目睹了刽子手残杀林学甫、阳文华等战友的血腥场面。1952年4月8日,“甄别”时他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了回国支队,参加了集中营的共产主义团结会并担任组长。

1952年10月1日,升国旗时父亲参加了保卫国旗突击队,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的集中营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他们还配合朝鲜人民军战俘,在集中营活捉美军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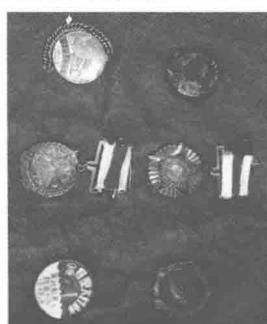
高长官杜德中将，使杜德中将成了“俘虏”的俘虏。当时父亲就在第六号铁丝网，与10月1日被敌人用坦克、机枪血洗过的七号铁丝网紧靠着。他们还参加过集中营的绝食斗争。父亲还是一个多才多艺、勤奋好学的人，在集中营他由原来的文盲通过学习提高到了小学文化程度。他们用泥做的算盘学会了珠算。他们还通过与美国兵的接触学会了简单常用的英语。父亲还和战友们排演文艺节目，演唱战友们自己编写的歌曲。1953年停战后，父亲在交换战俘时回国，在东北教导三团三营八连学习，担任学习班长。1954年7月31日，父亲转业回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开除了党籍，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1954年夏天，父亲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乡，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他回家后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面对大人似的，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辜负了家里人的厚望，没有再立新功，反而连党籍也丢掉了。”

祖父和妈妈听他讲述了在朝鲜的经历，谁也没有责备他。妈妈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最可爱的人，以后咱们好好过咱们的小日子就行了。”

很快父亲就以饱满的热情、旺盛的斗志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在交城横山水库工地上父亲担任突击排长，并且连续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父亲从小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没有他不会干的活儿，没有能难得住他的事儿。村里邻居谁家有事都找他，他总是二话不说全力以赴。特别是对那些不公平的事，他总是首先站出来打抱不平。对那些作风不正、欺负百姓的村干部别人不敢惹，他可不怕，因此得罪了一些干部。后来这些人四处收集材料想整倒他，拔掉他这颗眼中钉。1961年他们编造了一些材料，说父亲在朝鲜被俘过，是叛徒、美蒋特务，阎匪的忠实走狗，终于把他打成了历史反革命。灾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降临了，父亲从最可爱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最可恶的人，我们家一下子就跌进了苦难的深渊。

就在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早一年，不识时务的我出生在这个倒霉的家庭。我小时候身体很差，饥饿，惊吓，贫穷，没钱看病，我曾两次昏迷不醒。直到五岁都站不稳，不会走路。人家都说：“剑成要能活成个人，谁家小孩也能活成人。”凄风冷雨中生活的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一天比一天健壮。父亲心里很高兴。因为从我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希



六枚纪念章

望，增加了生活的勇气。

我七岁时开始上学，这时候正是“文革”期间。父亲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游街。每当这时候同学们都高呼“打倒反革命武腾海”，而且强迫我也喊。从小就倔强的我眼里含着泪水怎么也喊不出来。我不明白父亲怎么就是反革命？我在家里见到的是父亲解放太原的立功喜报和六枚纪念章以及《转业建设军人证书》。我悄悄地问已上

籍 贯			
1. 填写本表者必须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不得填写其他人员。			
2. 填写本表者必须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不得填写其他人员。			
3. 填写本表者必须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不得填写其他人员。			
4. 填写本表者必须是回乡转业建设军人，不得填写其他人员。			
入伍前	自幼的经历		
	年月日		
服 役	参军情况		
	年月日		
复 员	复员情况		
	年月日		

回乡转业建设军人登记表				登记字第 32141 号				
姓 名	性 别	口 齿	婚 姻	城 镇	社 会			
	男	女	老	中	少	老		
籍 贯	省 市 区 县 镇 街 队			属 地				
	晋 阳	市 区	区 街	村 居	社 会	组 织		
家 庭 况 况	祖父母、父母、兄、姐、弟、妹、妻、夫			文化程度				
	父	母	兄	弟	妻	夫		
政 治 状 况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民 主	进 步	共 产 主 义	1949.9.23	1958.12.25	1960.12.25		
经 济 状 况	经济状况			家庭现居地				
	农 户	工 人	学 生	城 市	乡 村	集 体		
工 作 经 历	工作经历			现役情况				
	1949.9.23 - 1958.12.25 在山西大同市工务局任工人	1958.12.25 - 1960.12.25 在山西大同市工务局任工人		现役	在			
参军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复员时的教育程度						负伤次数	残废等级	身体情况

中学的姐姐：“咱爹是反革命吗？”姐姐哭着说不知道。我又问妈妈，妈妈告诉我：“孩子，你爹是好人，他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英雄。”

“文革”开始的早一年，姐姐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交城中学，而且学习一直名列前茅。要不是由于“文革”，要不是因为父亲是个“反革命”，姐姐肯定会考上大学，肯定不会是今天的处境。尽管姐姐很喜欢上学，但在那个时代，反革命的孩子只能参加劳动。转眼姐姐到了结婚的年龄，反革命的女儿没人要，一般人家谁也不想和反革命家结亲。姐姐只能降低条件嫁给了一个结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男人，就算是这样的男人还嫌弃她，结婚不到一年姐姐就被人家甩了，原因很简单，这个男人准备当村干部了。要当村干部，总不能有一个反革命的岳父吧？无可奈何之下，姐姐只好又嫁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十几岁，没出息、没文化，家里穷得叮当响的农民。这个姐夫对姐姐挺好，结婚后他们齐心协力过日子，过了十来年就靠自己的力气盖起了新房。姐姐除了在地里家里忙外，就是把精力放在培养辅导孩子们学习上。她常对我说：“咱们因为父亲没念成书，现在状况好了，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念成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姐姐精心培育下，她的大女儿考上了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第二年，她的小女儿和儿子一个考上了汾阳师范，一个考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默默无闻的姐姐一下出名了。人们纷纷议论，看人家的孩子多争气，看人家多会教育孩子。姐姐捧着孩子们的入学通知书哭了，她多年来想上大学的愿望终于在孩子们身上实现了。有感于我的外甥全都考上学校，我写过一首献给姐姐的小诗：

姐 姐 ——献给尊敬的姐姐武美霞

小时候，
姐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出生在这个“反革命家庭”。
读书时，
虽然姐姐是最优秀的学生，
终因父亲的连累失学了，